

## 茶缘

杨富安

上一口，真香呀！

他拿起电话呼叫吧台，服务员问有什么事吗？

他说金丝茶挺好，哪里能买到？过了一会，孟教授的手机响起，一个甜甜的声音传来，孟教授吗？我是酒楼的经理，叫于琴，听说您需要茶叶？

是的。一个南方口音传来。

那好，我们这里有一条街，叫茶艺街，专卖茶叶，我一定帮您选购上等的茶叶，包您满意。晚安！

第二天，孟教授早早起床，他想去一个叫金丝峡的地方，因为他很早知道商洛有个美丽的金丝大峡谷，5A级景区，国家地质公园，被誉为“峡谷之都”“中国最美的大峡谷”，只是近几年杂事缠身，未能出游。现在好了，已经退休，有更多时间走遍名山大川。

孟教授来到前台退房，服务员告诉他，昨晚入住酒楼免费。孟教授感到吃惊，从未遇到这样的事情，哪有住宿不掏钱的呢？

站在一旁的于琴笑盈盈地握住孟教授的手说：“是这样的，孟教授，我们酒楼有规定，每逢七夕节，所有入住的客人都是免费的。您看，这么多成双成对的年轻人，他们多开心。今天正好七月七日，您夫人怎么没来？”

一句话，勾起孟教授的思绪。“夫人离开我十年了，死于那场可恶

的车祸。”

“您是大学教授，有文化素养，怎不再找一个？”

“唉，一言难尽，总是没有中意的，一直拖到现在。”

“哦，对不起，让您伤心了。”于琴说着递给孟教授两盒茶叶。

孟教授看到包装精美的金丝茶叶，想起昨晚打的那个电话，正是他需要的东西，急忙问，该付多少钱？

于琴说，她有上千亩茶园，亦有茶叶加工厂，注册有金丝茶名优商标，这点茶叶不要钱，免费送给孟教授品尝。如果孟教授有时间，可以去她的茶园看一看，以后多宣传就可以了。

孟教授感动地说：“住宿免费，又送这么贵重的茶叶，太感谢了。加个微信吧，后面方便联系。”

时间很快到了清明节，于琴收到孟教授的信息：于总好，好久未见，甚念！去年送我的茶叶很好喝。儿女说商南是个好地方，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物产富饶，盛产的茶叶特别清香、回甜，还有个叫张淑珍的女人，她是茶人，克服困难，创造了种植茶叶的奇迹，带动地方百姓致富，全国都知道她的名字。这是50万元定金请收下。

于琴万万没想到，正是她扩大茶园种植面积、发展新品种急需资金的紧要关头，收到一笔巨款，解决了她的燃眉之急。

她回复：货款收到，谢谢孟教授的支持，欢迎再来商洛。

孟教授通过与于琴聊天知道，于琴今年五十多岁，与丈夫离婚多年，女儿在国外读研究生。目前，于琴还是单身，一个人经营酒楼和茶园实在不容易，身边没个可靠的男人帮衬她。

孟教授的儿子在广州任一家集团公司经理，女儿任一家外企高管，知道商南金丝茶叶冲泡后汤色嫩绿，清澈明亮，耐泡浓郁。经过他们推介宣传，很快得到当地市民青睐，远销到深圳、广州、福建一带。

一个月后，于琴又收到一笔汇款，让她及时发货。

孟教授没有忘记今年的七夕节，坐着火车再次来到金丝茶苑酒楼，手捧鲜花，单膝跪在于琴面前。

孟教授的举动，让于琴非常感动，及时接过鲜花，扶起孟教授，在金丝楠木茶几旁落座，泡上最好的茶叶，热情款待远方的客人。

孟教授端起清香四溢的茶杯说，他这次来，打算长期住下，在这山清水秀的地方安度晚年。儿子和女儿也很放心，支持他的想法，让他利用现有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于琴。

于琴惊喜不已，怎么都没有想到会有孟教授这样的好人，融入她的生命。

## 街上听到一声「哎」

雨善

那天下午，下着中雨，我一手打着雨伞，一手拎着一布袋书去书房。秋雨，秋风，一股凉意沁入心脾。

走到中心广场西南拐角，农行营业厅门口屋檐下有几摊人在打扑克，都是老年人，他们专注开心，又说又笑。转盘边上车辆轰鸣。突然，一声“哎”，接着又是一声“哎”，穿透城市的喧嚣，直入耳内。我以为有人喊我，转身，身后行人匆匆，没人注意我。又一声“哎”，我这才看清前面一位瘦高个老头，穿着蓝中山装，头上裹着一片塑料纸，脸窄长，雨水流成一绺一绺。他一手提着篮子，篮子里塑料袋装着街上买的花卷，一手摇着，向我走来。他又在大声喊着：“哎——哎——跑哪去了？”听口气是在找他的老伴。

走过马路，在永兴超市门口，见一位老大娘，微胖，个子不高，头戴草帽，我本想告诉她，老伴在街那边，见她一边摇头，一边向街那边喊着：“哎——哎——在这里。”她看见了老伴，老伴也看见她了，向这边走来。

这种用“哎”打招呼，是乡下最常用的，也是一种有特殊意义的称谓。忽而想到作家刘立勤先生那篇《叫我一声“哎”》的小小说。城里来的山村教师都文与山里高中毕业的山妞，山妞一直叫他老师，可他俩已经暗恋，在去青云观路上，他很想让她叫他一声“哎”。而这称呼是山里女子对男人一辈子的称呼。那种含蓄、细腻、柔柔美美的情爱跃然纸上。

在我的老家也是一样的，长辈夫妻两个，几乎从来都不叫对方的名字，特别是女人根本叫不出男人名字，更别说什么“亲爱的”了。两口子要么白搭话，要么喊一声“哎”，有时还叫孩子的名字，像“狗儿，牛娃——回来吃饭了”之类，其实是在叫自己的男人哩，每每叫出，嘴里喊得直直的，心里却是甜甜的。

“哎”一声，有着浓浓的烟火味，暖暖的亲人情，是山里人表达爱意甜蜜的呐喊。喊一声“哎”，自然，随便；答一声“哎”，满足，温暖。就像刚才在街上听到的两位老人喊的“哎”。

现在回到家乡，一切都很难找到了。青年男女，上学的上学，打工的打工，工作的工作，连小孩读书都得跑到十几里开外的镇上，还要一位大人陪读，留守的多是年长的或身体不好的老人，连说话的人都没有了，哪儿还能听到情深意浓的“哎”了。能听到的是鸟鸣，虫叫，风吹，雨滴，流水潺潺。

在山城，在街道，在人声鼎沸中，突然听到这一声“哎”，让人惊异，让人缠绵，让人思恋。这一声“哎”，穿越了岁月，穿透了尘世，让人感到人世间的淡淡的情分。

## 父亲与锄

朱鹰

父亲的锄被岁月磨得锃光瓦亮，像一把披荆斩棘的刀。父亲的锄是爷爷留给他的念想，托付给他的责任。每次回家，只要锄和胶鞋放在门外，父亲肯定是在屋里。

秋后雨多，老房子年久失修漏雨，打了几次电话却没人接听。我匆忙赶回老屋，见父亲的锄放在门外，一双胶鞋满是泥土，我喊了一声“大”，父亲在屋里答应。推开门，堂屋里堆满了刚掰回来的苞谷。父亲半披外套从卧室走出来，“啥时回来的，吃饭没？”

坐下来时顺势嘴说起了今年的收成。父亲的话匣子一下打开了，镰刀不利活了，板钁钢火不行了，有几块地没忙过来耨荒了，蒿子都长得像胳膊一样粗了。几十年了，父亲一直认为，长草的地方才能长庄稼，种地是这样，生活也是这样。老屋还是原来的样子，灯光斑驳婆娑，人影绰绰。老屋左边的卧室是父亲的，右边的卧室是爷爷的。爷爷去世后，父亲说过时节爷爷还要回来，右边的房子就一直空着。我在城里安了家置了业，多次跟父亲说要让他去城里，他每次都笑着答应，多数是吃顿饭的工夫就走，无论怎么挽留，他就一句话：“农民不能把锄闲下么！”

我和父亲坐在苞谷垛子跟前，我问父亲收成咋样，父亲问我工作咋样。我说国家重视粮食生产了，荒地又要派上用场了，种了一辈子粮的父亲就说想买把趁手一点的锄头，又说几块地荒了几年，肥的蒿子都长的比胳膊还粗了。蒿子哪能长胳膊粗呢？他这样说只不过是说想能长草的地方才能种出好庄稼。

父亲拿起锄头，就像侠客拿起刀剑，生活的一切羁绊都可以在他那流不尽的汗水和挥舞的锄头下迎刃而解。从他略显兴奋的言语里，我好像又看到了父亲对生活的倔强和执着。

夜深如水，閃爍的星光布满夜空。想必父亲已经忙完了农活，锄头例摆在门口，胶鞋满是泥土。

## 人间有味是清欢

黄平安

“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职责。学生们也特别争气，常常以优异的成绩回报我们。记得有一学期，我所带的科目在全镇获得三个第一名。当时按照规定，每一项单科第一名老师奖励五毛钱，我一共获得了一块五毛钱的奖金。回到学校，同事们非要我这个获奖最多的“先进人物”请客。我便用这笔奖金，另搭上半个月工资，在乡下买了一些菜，在小卖部买了几瓶酒。周末，我们自己动手，各尽所能，忙活了半天，精心打造出了一桌“庆功宴”。同事们开怀畅饮，尽情欢乐，仿佛又回到了少年时光。如今，当年意气风发的同事，已是人到中年，而再次提起这件事，却个个记忆犹新，仿佛就在昨天。

生活中，我们常常遇到聚餐的场面，高朋满座，推杯换盏，但大多数时候是应酬，话语是编出来的，表情是装出来的，用“逢场作戏”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这样的聚餐，都是过眼云烟。而某

些时候，三五挚友，两三小菜，没有豪华场面，没有山珍海味，几杯小酒，却乐在心里，醉在心怀。几年前，我们几位要好的同事因为住在同一区域，下班同路，边走边聊。如果得知哪一位当天家中没人做晚饭，我们三四人便信步走进一家古雅的小店，各点一个爱吃的菜，再要上一瓶酒。三四盘菜，有荤有素，便宜划算，这次我出钱，下次他买单，变相的AA制。好店好友加好菜，这样的环境最宜小酌。同事们聊生活、聊工作，推心置腹，畅所欲言，你帮我出主意，我给你想办法，直聊到盘子光光，酒瓶见底。华灯齐放，月出东山时，各自兴尽而归。这样的快乐时光连续了一两年，后来因为其中有人迁居他处，活动便自行解散。但这一段“清欢”时光，却是令人怀念的，如今想起来，心里依然温暖如春。

日常工作中，面对艰苦的工作环境，依然保持乐观主义精神，以坚强的毅力

去战胜困难，取得胜利，这样的“清欢”，最有滋味。那年春天，在疫情灾难面前，小区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以方便面和快餐为食，用帐篷遮风挡雨，天天坚守在小区门口，守护着人们的安全。在危险和困难面前，他们毫无畏惧，高度敬业。当问到他们苦不苦时，他们笑笑，当然苦，但比起一线人员，我们又强多了。居民们关心、支持着我们，我们感到无比温暖，没有理由不坚守。其实，这也是我们锻炼的好机会，经历过这次疫情后，我们感到内心更加强大，意志也更加坚强了。听了他们的话，我被他们的乐观主义精神所感动。这样的“清欢”，既历练了自己，又服务了他人，是人生中一段既快乐又难忘的经历。

清欢，就是洒脱自然，就是此心安处是吾乡。它也许没有别人眼中的繁华和精致，但它却遵从了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的内心平静，精神欢愉。这样的日子，有滋有味，且回味无穷。

练中是一板一眼、样样可行的工作流程，擦洗、清扫、归置……一道都没落下。忙碌中，还不忘关切我：“咋个样？缺盐少醋不？”

“不，很香！”说罢，朝她竖了个大拇指。我和大姐拉家常，问她家庭收入、平时生活怎么样。大姐说罢，话匣子一下打开了。不无满足地向我“炫耀”，她家大孩子今年考上大学，刚刚去了外地，小女儿也争气，进了城里的好高中，儿女都不在身边。丈夫在工厂里，有稳定收入，她摆小吃摊，平时挣点零碎补贴家用，主要是照顾家里老人。

“这么好吃的面食，单个儿在这忙活，挺辛苦的！”我建议她把生意做大做强。

“咱没恁多心思，日子到这就是幸福哩！”笑容堆在她脸上，宛如绽开的一朵花。

知足常乐，这是大姐感恩生活的大智慧。于自己而言，又何尝不是呢！

## 知足常乐

任丹江

当地农户发家致富的“金蛋蛋”。有那么一瞬间，我的脑海中突然跳出《山楂树之恋》的些许温馨画面。我期待着，来年山楂花开的浪漫时节，定要来此给眼睛、鼻子过过瘾。

蓝天，碧水，农妇，秋实，还有肥壮没有棱角的土地，勾勒出一幅绚丽多彩的秋日画卷。

约莫半个钟头的光景，河右岸的转角巷里全被我探了个遍。于是，我又折身步入街镇。

窄窄的青石板铺就的街道干净整洁，中间由一条人工引流的浅河分隔，三三两两的小鱼轻快游荡。街的两旁是店铺却也兼备着民居，同样由政府集体规划建设而成。因当天不是逢集的日子，所以人并不多。

走走瞧瞧，眼福算是饱了。口腹却恰恰相反，肚子饿得咕咕叫。一看表，离安顿的饭点尚早呢，我就决定自己搞点简餐垫垫肚子。

在一处小广场的拐角，瞥见一卖锅盔、麻花、米线、面皮之类的小吃摊。我快步走过去坐下。经营者是一位大姐，衣着简朴，面容清瘦。她热情地迎过来，问我吃点啥。我只觉口干舌燥，肚里空囊，又不好食热辣，便指着招牌上的面皮说来一份。

大姐立马向我介绍：“咱家的面皮都是屋里手工做的，平时遇集尽是回头客！”言语中透露着掩饰不住的自信。

我原想，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这是店家的通病了！但碍于情面，却只能口是心非，接住她的话茬连连道，好好。

面皮端上来，冒尖的一大碗。晶莹剔透，拌着黄瓜丝、绿豆芽和松软的面筋，淋了辣椒油，缀点炒好的葱叶，让人食欲大开。夹一筷子入口，软糯中纠结着丝丝缕缕的劲道，特别有嚼头，调味适量，咸淡适中，口感分外美味。

我不由抬起头，瞅瞅正在麻利收拾着摊点的大姐，她的动作风风火火，熟



## 商洛山

(总第2502期)

刊头摄影 王尚锋



人生路上，那些清淡的欢愉，常常令人难忘。它如明澈的溪流，在心底舒缓地流淌；如疏朗的花草，绽放在我们的身旁；似绵长的老酒，陶醉着我们的心田；像淡淡的弯月，映照着我们的心房。

窃以为，对于普通人而言，清欢就是踏实地工作，但不拼命；平淡地生活，却不苟且；淡然地处世，而不敷衍。

记得刚参加工作，我在乡下教书。乡里没有电灯，电话和宽阔的公路，属于“三无地区”。面对艰苦的环境，我们依然乐观向上。白天，我们把师生当朋友；夜晚，把油灯当伙伴。平日里以校为家，爱生如子，认真履行着

周末，阳光清浅，风柔日暖。我跟随商州区作协一行会员，赴北宽坪镇开展主题采风。车至目的地，距安排的活动还早，便一个人信步沿河堤转悠。

远观翘山，此起彼伏，好似托托的无数片巴掌；掌心之间，扑扑洒洒盛着一窝悠悠的活水。风动水漾，林木啾鸣，置身其中，让人倍感愉悦。

我从河的右岸一路向南。近处，是整片整片的山楂林，看似枝蔓蔓延野生生长，待驻足细察，那纷繁里分明排列着整齐划一的规矩。

林下的田地里，套种着村民一日三餐的瓜果蔬菜。问了正理头清理辣椒地的一位大娘，她将捋过眉宇的几根发丝，笑呵呵告诉我，树是镇上统一栽种的。言毕，又开始忙自己的活计。勤劳的人永远可亲可敬，我不忍再去叨扰她。

虽然时令已近中秋，但山楂树的枝叶依然青绿、饱满，零零散散的果实悬挂枝头，既给小镇增添了自然美韵，又成为